孝經衍義

廿三

ロ七
1038
24

諸侯之孝

敬親

左傳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魚輦反）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云）爲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

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成公二年。

臣按晉人以一勝之威。敢于慢人。而言必質其母。出爾反爾。祇自辱其親矣。齊人援大義責之。其亦何辭之與有。

楚子恭王。名審。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祭祀。寘。張倫反。厚也。宴。音久。夜也。厚夜。猶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壙。苦廣。襄公十有三年。

臣按楚子能知其過。欲受惡謚以歸先君。其辭甚恭。雖其將死之善言。亦歿而不忘敬其親者矣。此所以卒獲謚共也。

國語。周語。宣王欲得國子同姓諸姬之能訓導諸侯爲州伯者。樊穆仲卽山甫。謚。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于

遺訓。而谷于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吝。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

臣按宣王問何以知魯侯之孝。而仲山甫舉肅恭明神云云者。亦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之義也。

晉孫談之子周。晉悼公名。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音旋。轉睛爲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爲義。言知必及視。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能分辯是非。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

臣按單襄公稱周子。其行也文。又曰。孝文之本也。又曰。參天能敬。蓋其立視聽言之間。能愼成端正。無幾于敬其身以敬其親矣。其憂戚慶怡。急其宗國。又可謂不背本也。此所以卒有晉而爲盟主與。

漢梁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臣按竇太后愛少子心欲以梁王爲景帝嗣帝亦有千秋萬歲後傳王之言及膠東王武帝立爲太子怨望失親愛以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然則史之稱孝慈諡之云孝王者其果無忝乎夫冀非望而行不義以貽慈母憂則所謂寢食不遑者適所以成其大不敬者矣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野人曰父母奚別焉都邑之士則知有父矣學士大夫則知有祖矣諸侯也欲干大統是不知有太祖也不知有太祖則不知有祖父矣蓋亦徒知有母而已禽獸知有母者也不敬何以別乎褚少孫仕元成間一云宣帝時博士援經文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責景帝以驕子不孝責梁王少孫所補梁孝王世家中語誠篤論也

東平思王宇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上於是遣大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曰

蓋親親之恩莫大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主自修有闕本朝東平國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慘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遣大中大夫子嘯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禍福之門莫美于和睦患咎之首莫大于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猶俗語云非外人即下父母子同氣之意也於太后以是之問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聞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貴之後宜不敢宇慚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洗心自改

臣按東平之不得於太后由其恃恩而失

禮義。既豐咎內生。復驁忽臣下。始之不敬。
孰大焉。聖書切責。援引經文。卒能改行自
新。尊修經術。亭國三十餘年。又可謂能敬
之效也。

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獻王名德）母太后薨。服喪
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
爲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

東海恭王彊。帝（世祖光武）以王廢不以過去。就有禮
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
東海。又因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王恭謙
好禮。以德自終。

沛獻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
經論語。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
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

琅琊孝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賜
恩寵殊異。莫與爲比。

清河孝王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
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

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海孝王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眥。眥或爲瘠至服練紅。既祥之後。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居喪如禮。有增戶之封。敞喪母至孝。因相陳珍土共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

任城孝王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

晉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膳膾。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子孝王晏。孝敬慈順。小心下士。有父風。

長沙厲王乂。武帝第六子。武帝崩。乂時年十五。

孺慕過禮。會楚王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父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璋。

臣按由近路至陵所。此敬慢之分。

扶風王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

齊衡陽王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

年七歲。由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庭齔骨立。登車三十不能升。乃止。與簏具以問。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蓼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說。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剪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

之悲。

臣按衡陽居身清幸。好學屬文。手寫五經。置之巾箱。其風情素韻。名流雅重。使生漢京之盛。當必如閔平之保令終與。

周齊煬王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子貴少聰敏。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爲立身之本。

唐道孝王元慶。事母謹。及喪。請躬修墳墓。

臣按修墳墓。必有工匠徒役之事焉。而元慶請親之。此亦所謂國非無良工。而必躬耕親蠶以爲黍盛祭服之意也。敬也。

信安郡王禕。少有志尚。事繼母謹。撫異母弟祇。以孝友稱。

襄武縣公涵。寶應初。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飯水飲。席地以瞑。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

臣按非公不言。蔬水席地。此非直不奪其哀。抑亦不奪其禮矣。方于役以勞王事。而所至如瞻帷幕而察几筵也。可謂敬矣。

宋。濮安懿王子宗愈。以鎮安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嗣封故事。嗣王以四時詣祠所。宗愈方屬疾。或曰。不可以暑行。曰。吾身主祠而不往。非禮也。强輿以行。疾遂亟。是年八月薨。

宗楚既嗣爵。當詣園薦獻。會疾。以弟宗漢代行。嘆曰。不能奉邊豆。饗我先王。而浮食厚祿。女乎。請以爵授弟。不許。

宗祐從父允初未立嗣。咸稱其賢。詔以宗祐爲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紹聖四年八月。嗣濮王。時已病。當祀園廟。不肯移疾。自秋涉冬。連往來。元符元年。又亟往。遂薨于祠下。

臣按經言祭則致其敬。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三王之必欲躬親祀事也。可不謂敬乎。

殺之不得者雖有聞然其志有足悲者夫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未可以從父之令而輒非之也

以上諸侯之敬親

崇國公不悆性篤孝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登第時已入仕洪當超兩秩請回授其母母封法止令人高宗嘉其志特封郡夫人

遼晉王赦盧斡天祚皇帝長子保大二年耶律撒八等謀立之不克上知赦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命縊殺之或勸之亡赦盧斡曰安忍爲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臣按史氏以爲類申生之恭者是也比于

諸侯之孝

不驕

易大有卦名。九三。公用亨如字。于天子。小人弗克。

孔頴達正義曰。五爲王位。三既與之同功。則威權之盛莫甚於此。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小人弗克者。小人德劣。不能勝其位。必致禍害。

程頤傳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

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

臣按諸侯以奉上爲職凡土地人民非其有也即其處大有之時乘剛健而與五同功亦非其有也天子讓德于天諸侯歸德於天子德亦非其有也夫然故雖處威權之極而自能亨通乎天子矣小人德不勝位其或有功則威權愈盛泰然不知所處而禍患隨之故曰小人害也亨春秋傳作享蓋精白一心以奉極懽是外心之通也皆爲朝貢不失燕饗極懽是內心之通也

三之克順承六五之象故盛極而不至亢

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頤傳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

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詩載馳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程頤傳曰。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臣按九四過中之時。處彭彭之盛。有而不居。其有此。固非智者不能。彼昧於盛衰之理。盈虧之數者。眞愚者也。然而欲求明辯之益。須加學問之功。仲山甫式古訓而後有明哲保身之美。衛武切磋琢磨而始有睿聖之稱。夫人固未有不學而可以爲智者也。

臣又按正義云。匪其彭无咎者。匪。非也。彭。旁也。謂九三在九四之旁。九四若能專心

承五。非取其旁。言不用三也。如此乃得无咎。蓋易之爲書。不可爲典要。在九三爲公用亨于天子。在九四。則三爲分權之臣。四上近至尊。而下比分權之臣。咎之叢也。能明逆順之理。辯上下之分。三雖至盛五不可合。一意棄三歸五。自得无咎。春秋之時。諸侯不奉王命。而惟彊國是從。是皆棄五歸三者也。吳楚七國反而梁扼之不得前。唐季諸畔連衡。獨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庶乎其類于匪其彭者與。

謙卦名。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程頤傳曰。三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謙德者也。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

臣按諸侯太驕之患。往往起于有大功。故夫以功名終者鮮矣。程子謂惟周公足以當之。臣謂三代以後。庶幾近之者。其郭子

儀與。屢握大鎮。始終一心。不矜不伐。可謂君子矣。

微子之命。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臣按詩稱湯之德曰。聖敬日躋。微子之恪慎肅恭。其即成湯之心法與。可以事親。可以事神矣。若一念之不敬。而惰慢乘之。足以危及宗廟。而僇其先人。其爲不孝。莫大乎是。

文侯之命。父義和。文侯汝克紹乃顯祖。指唐叔。汝肇刑文武。用會合之使不離。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亦指唐叔。

臣按有國者。將以上衞王室。下保宗廟。惟在法祖而已。周自文武相繼。典制詳明。而選賢尚德。以造有邦。俾其後子孫。世世守之。毋隕越也。故克紹乃顯祖。乃諸侯之孝。而肇刑文武。乃所以克紹顯祖也。齊桓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曰。不可。猶秉周禮。秦

襄公有存周之功。而兼葭之詩刺不能用周禮。卒之魯終爲守禮義之國。而秦以驕暴亡也。有國者。可以鑒矣。

詩。衞風芄蘭。篇名。其一章曰。芄蘭之支。枝同。童子佩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容刀。兮。遂瑞玉兮。垂帶紳帶。悸悸。行止有節度。小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臣按人君而不知爲政以禮。則雖其才能洵美。且不足觀。況其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佩其容刀瑞玉。垂其紳帶。非不悸悸然。行止有節度。而無柔濡溫良之德以稱之。則徒善其威儀而已。童子之目。正如鄭詩刺忽爲狡童。傳稱魯昭公有童心。大較狀其無知也。易之大有。戒小人。言不臣也。芄蘭刺童子。言不君也。一驕之害也。

小雅采菽。篇名。其首章曰。赤芾在股。後王爲芾。服之于股。以象大古之蔽膝。邪幅在下。幅。偪也。邪纏于足。以自偪束也。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鄭康成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臣按此與桑扈之詩言不戢斂也。不難慎也。受福不那多也。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者同。成周盛時。上之賜其下者甚厚。下之事其上者愈恭。赤芾在股。謹拜跪也。邪幅在下。承趨跪也。皆以狀其斂戢畏慎。無有怙寵而驕之意。用能上下相保。長永福祿。若漢文賜吳王几杖。愈蕃不臣之心。唐之藩鎮。一賜旌節。即偃蹇而多背畔。悲夫。後世之諸矣。蓋多故矣。

大雅抑篇名。其一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

臣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掌執戈居夾車

而趨。車止持輪。之規。位中庭之門屏之間。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官。居寢有誓（音薛）御謂近習也。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瞽史知天道。）宴居有師工（樂官。）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讀爲抑。）戒以自儆。今按此詩凡十二章。首章舉其凡。次章言敬慎也。三章言顛覆荒湛。即賓之初筵之指也。四章。不泄邇。不忘遠也。五六章。誰出話也。七章。嚴屋漏也。八章申言慎容儀也。九章言恭爲德基也。十章。戒滿盈。十一章。懼荒耄。末章言天命之不易。將喪亡無日也。一篇之中。流連反覆。戰懼靡寧。真與帝軒之刻。禹之勑。箴湯之銘。盤盂。武王之爲。戒書。同意。千古諸侯之好學者。莫武公若。然臣謂武公不特足爲諸侯師。萬世帝王。咸所當取法也。

烝民。篇名。其二章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

順也。順承天子。明命使賦。布也。宣布王命。

臣按古訓爲先王之遺典。仲山甫之小心翼翼。以其能式古訓也。蓋諸侯生而貴富。沈溺宴安。不知法戒。此固禍敗之所從來也。誠使好學不倦。熟于前世之所以興亡治亂。以其善行。以惡戒。自不至驕淫失道。以取傾覆。然臣謂式古訓。又在禮下賢人。使朝夕獻善敗。于古訓益講明習熟。不惟享令名。善一身而已。于以出爲王腹心股肱爪牙。處天下事。必事與古會。無一不得其當。而維屏維翰。國家其永賴之矣。

江漢。篇名。其五章曰。釐賜也。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文王。錫山土田。于周岐周。受命。自召祖穆公之祖康公。

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六章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

臣按召穆公有平江漢之功。宣王賜之圭

瓚秬鬯。錫之土田。勒策書廟器。以昭告其先人功業。赫然播之歌詠。然公之勉宣王者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一不矜伐其武功之盛。而惟憂文德之弗昭。四國之不易洽也。古大臣之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心乎爲國者如是。而亦以見古諸侯之不欲久假兵柄。而惟願雍容助致太平也。嗚呼。盛哉。

春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隱公八年。

胡安國傳曰。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謙矣。何以失禮譏之。曰謙亨。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臣按恭而無禮。君子以爲辱。執玉卑俯。賢者之所譏。是知平施之難也。蓋謙不中禮。矯枉過正。其失不異于驕矣。終魯之世。多

大夫之禍。其亦公之有以啓之與。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僖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揚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曾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慮之謹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魏武方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人之度量稍越。豈不遠哉。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僖公九年。

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臣按齊桓侵陳之後。會首止以定世子。伐鄭以討叛。盟甯毋以斥姦。盟洮以謀王室。伯業未爲衰也。即葵丘之會。拜受賜胙。凜乎視諸侯禮焉。然桓公之時。最强者惟楚。自盟召陵以後。有莫予毒之喜。而諸侯之不恤于是乎鄭叛弦亡。暨乎葵丘以後。楚勢益强。伐江滅黃。伐徐。而桓公方內溺于多寵。外與姜氏會陽穀會卞。與國亡而不能救。救而不能力。視昔日之城那救許遷衛之勤而不德。邈乎其不相及矣。故齊桓伯業之衰。已萌于召陵。至葵丘之會。固極盛而衰之際也。先儒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

甚矣成功之難居也。

冬十一月。晉侯周卒。襄公十有五年。

李廉曰。晉悼公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孝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回顧却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與。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謹于用民也。

六卿遷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使晉以詐力相長。未必能得諸侯。服鄭而駕楚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雍澤之名諸侯曰寡君願與二三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滅譚滅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于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

伐爲威未爲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有君子之資乎

臣按悼公局量不如桓文而天資近道有過之者使其有志于王道得大賢爲輔于行仁義也其庶幾乎惟其不能然故僅以霸然跡其始終蓋以柔道行之者甚類黃老也

臣又按悼公七年之中九合諸侯三駕而後楚不敢爭其功偉矣而終無矜伐之心此固其少歷艱難又承罵公驕侈克敵速之禍敗爲戒而亦其能用賢納諫之力多焉觀其好田魏絳即陳周辛甲虞人之箴其既服鄭絳復以安其樂而思其終爲規迨至晚年衛人出君師曠復告以司牧之責與官師工瞽規誨箴諫之事君臣上下動色相戒始終不替固宜其不自滿假也

楚子伐徐。昭公十有二年。

臣按方楚圍之未動于惡。入預夏盟。緝蒲爲王殿屋。屏蔽以自隨。殊異。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其僭逼已甚。及伐鄭教後益驕。始求諸侯于晉。而卽示之後。既滅陳滅蔡遷許。其惡固以遠矣。伐徐之役。狩于州來。將問周鼎。求鄭田。雄心過于穆王。周穆王欲肆極其心。徧行天下。銳志窮於厲況。于革將諫王曰。厲厲以須王出。吾乃將斬矣。喻欲以詞鋒斬王潘憲。雖復感悔。嗟其晚矣。

蓋十年之間天稔其惡而其毒叔向知之。言不義而強。其斃必速。司馬侯知之。言楚之方侈。天將厚其毒而降之罰。子產左師知之。子產曰。左師曰。吾不過十年。左患楚矣。沃而復諫。不師曰然。楚之臣椒舉。諫王宜示以禮。遠落疆王欲辱晉使。申無宇。言楚禍之首。正啓疆諫止。在諸侯無與爭。子革。無不知之。獨靈王不悟也。王驕盈之積。哲者亦愚。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楚靈之謂夫。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有一年

臣按惰慢邪僻之氣設于身體而中之存焉者寡矣故古之君子視不過禮行必協璜瑀所以養其外以齊其內也晉侯之受瑞成子之受脤邾隱之執玉鄭伯之視流行速晉厲之視遠步高皆以驕而無禮

禍亡不旋踵恭爲德基信哉

國語晉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恐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臣按文公十九年於外險阻艱難民之情僞既已熟知即位後猶學讀書于臼季若

以多聞爲未足。宜其益知爲君之難。而謂始者之猶有易心也。爲國者固不可以不學。卽不能盡行而愈于肆意妄行者多矣。

厲公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讐。以勝歸。私必昭。昭難必作。吾懼及焉。

臣按此范文子以厲公之驕盈而滋懼也。

國有多欲之君。方其有敵國外患之時。未敢以逞也。迨天益其疾。而使驟勝以驕之。則私欲弘侈。不可復制矣。邪諂小人。所以長之逢之者。自無所不至。如長魚矯之屬是也。

難至無日矣。晉武平吳而虢內寵。莊宗滅梁而曜伶官。一私之昭也。可不痛哉。

鄭語。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頻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傲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

負。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
兄矣。

臣按恃勢險而驕。尤爲不知所恃。四岳三
塗豈一姓乎。即史伯之說。欲前辜後河。右
洛左濟。主芣騩音浮。騩。山名。主
猶以形勢爲言。然其大指歸於愼與刑以
守之。斯則所可恃者。故曰在德不在險。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
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臣按戰國諸侯王。皆以下士相傾。如擁篲
先驅。開第康莊者。祇以攬天下諸侯賓客。
而非果能尊顯之也。雖不敢以富貴驕士。
又將以得士驕人。若文侯之於子夏也。猶
庶幾焉。

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
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每
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
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

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臣按敬勝怠。必敦詩書。近賢士。而善日以長。怠勝敬。必惡聞正言。見正人。而惡日以長。王戊之淫暴。其幾見於忘設醴矣。至於諫之不從。而胥靡先王之耆壽俊。怙惡斯極也。其得禍宜矣。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臣按淮南厲王志復母仇。椎辟陽侯闕下。跡其怨怒激乎天性。蓋可憫傷。由無賢傅相輔以古訓知善敗。卒以怙寵不軌。廢蜀道死。蓋袁盎之言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王亦自謂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自前世諸侯所以禍亡。其轍可覩矣。彼昏不知。誠有足爲厲王悲者甚哉。人不可以不學。彭城之所以讀其傳而太息也。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臣按獻王篤學好古。從民間得善書。必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四方道

術之士。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以奉獻王。獻王得書與漢朝等。而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夫秦燔書籍。學士大夫。目不及見古文。而能窮探而力致之者。固已鞅矣。獻王生長天家。獨能出遺經於煨燼散亂殘脫之中。而幾使之完。今學者所傳毛氏詩。固獻王好之最先也。左傳又王立之博士者也。周官。王得之李氏者也。禮記。王得之以獻。所爲一百三十一篇者。而二戴從而刪之者也。樂記。文王所作。而雅樂久廢。王考而獻之。猶得隸于太常者也。六經之僅存。得王表章爲多。不獨于漢藩輔爲卓爾。而功于儒者亦偉矣。迹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蓋得于經籍者深。可

謂躬行之而效者。而非徒以其文已也。若淮南之溺於神仙黃白。楚王之好伊蒲塞桑門。好非其所可好。既以致禍亡。而江左諸侯王。多從容文藝。登高吟咏。率有製作。邸第客省賓朋。尤盛。斯所謂務華絕根者亦無足觀矣。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信疑則隙生。累近則喪大。斯蓋明哲之所爲歎息嗚呼。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

臣按東平王蒼。好經書。能文章。值漢中興。贊定禮樂。多所匡益。既懼盛滿。懇辭歸藩。歷明章兩朝。寵錫彌蕃。而謙退彌至。敬賢下士。常若不及。眞有得於爲善之樂者。夫位望疑逼而能遠寵全身。享有祿位。此非獨天資近道。蓋得之稽古之力爲多。斯固

非明哲者不能也。自漢世諸賢王。前有河間。後有東平。以之並稱。良不誣矣。

魏。中山恭王袞。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黃初二年。進爵爲公。寔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

臣按黃初時。檢切藩國。法令峻迫。諸侯皆將以驕奢爲失。接大臣以禮。事兄以敬。恤弟以慈。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若袞者。豈不善始善終哉。賢於陳戒世子。汝幼少早爲人君。知樂不知苦。必思遠矣。

宋。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帝與義恭書戒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追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

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敝事。宜念裁抑。衞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日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畧所請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僧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懷。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臣按周之宗盟。常入爲卿士。王朝。而出爲

牧伯當其在朝則佐天子議政廟堂之上。
董正治官。平均萬事。如周公名公太公之
爲師保傅。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者是已。其
出也。則統六師之權。分九州之任。務巡行
勞來萬民。宣布朝廷德威。征討不庭爲職。
如周公左。名公右。而後則有畢公君陳。又
其後則有方叔召虎。皆允文允武。爲憲萬
邦。炳炳麟麟。不朽史冊。自秦罷侯置守。漢
初頗因之。諸侯王皆就國。衣租食稅。不與

朝廷事。永平間。親藩之令者。僅與聞大政。
然益謙讓。天子亦不欲久勞之。而自晉世。
懲漢魏以來。孤立之弊。始大封宗子。各畀
重權。入則竊執太阿。恣弄威福。出則握強
兵。擁大鎮。皆愚騃驕橫。不恤國事。弄兵喋
血。而晉隨以亡。然自是以後。諸王之任。相
循不改。終五季之世。預國政。典諸州者。非
同姓莫與也。而諸王皆年少。闇于大誼。不
知創業之艱難。不知萬民之勞苦。躭于逸

樂。昵于嬖倖。謂天下事。可專意獨行。斷決在已。志之所欲。雖違必行。意所不存。即善必棄。弗虞于衆。弗稽于古。以此執政。其有濟乎。而其受任方岳者。則多殖貨財。廣作府舍。委政篾帥。信昵便嬖。倡優子女。不絕于前。樗蒱弋獵。鬬雞走狗之娛。罄無輟日。佐史莫敢進其言。大將罕得見其面。士卒道遥怨望。時時有清人祈父之憂。而猶以爲兵强財富。莫可誰何也。然而强臣跋扈于內。叛將豕突于外。不聞陳一兵。發一矢。以恤君父之難。而顧以觀望取利。或乃自相禽滅。以陷于不孝不弟之大惡。如有梁之末造。豈不痛哉。夫識昇而地高。才短而任鉅。知樂而不知憂。從已而不從衆。未有不上下解體。而事隨以隳者也。文帝之戒義恭。可謂盡睹斯弊矣。

魏。彭城王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世宗所留。勰每

乖情願。常悽然歎息。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閒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濤正儉素。門無私謁。

臣按魏室宗藩之賢。彭城爲冠。史稱其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旦匪他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者。洵矣。其謙挹之性。欲避位者數矣。然終不免。所居之勢然也。夫惴惴小心者。猶或失之。況如咸陽北海。以驕汰濟之者乎。

北史。南安王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引見于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于私庭。令聞彰于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患。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逸遊。不擇交友。三者不去。禍患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

臣按經以事親事君立身爲始中終之序南安身爲藩輔而暗于守貴之義蓋其天性肇始而不能勉厥中愼厥終則其孝養亦不足言矣

唐霍王元軌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史司馬謙愼未嘗與物忤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臣按元軌經學文雅比於間平孝行幾乎曾閔畏躬禮賢練達故實常遣國令督封租令請貿易取贏答曰汝當正吾失乃反誘吾以利耶蓋其識量過人遠矣時虢王元嘉亦好學藏書至萬卷以古文字參定同異閭門孝謹尤爲世所稱云

寧王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常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

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也。虞帝至聖。舍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慕歎也。頃因餘暇。遍仙錄。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持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無極矣。

臣按史稱明皇友悌。近古未有。列第宮側。連榻燕飲。勞賜相望。歲盡。付史官賜目。必數百紙。致鶺鴒集麟德殿樹者千。盛矣哉。尋五王獨隋王隆悌早薨。憲與申岐薛俱令終。夫豈獨帝友愛。亦其有以善居之也。然岐坐與善識緯者遊。薛坐妃弟言休咎。幾獲罪。憲終始一無間言。豈非尤謹畏者與。

宋濮王允讓。天資渾厚。丙寬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

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

臣按宋世宗室多矣。鮮以驕貴敗者。濮王之子孫衆多。尤皆有令譽。好學篤行。多以賢孝稱。夫亦其教之之力與。故夫敬宗收族之法。教育選舉之方。所宜深講而知大宗正者。尤宜妙簡親賢。爲宗室儀表。庶乎好學者知所勸。而宗子之材者。彬彬輩出矣。

臣嘗讀魏了翁宗藩文類序曰。古之待

同姓。爲之宗法以統之。爲廟室以序之。爲氏族以別之。爲國邑以處之。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學誦弦于瞽宗。詔論說于東序。見道德于成均。攷中失于王閫。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於廟。燕毛於寢。友之以俊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則分有別。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

國邑則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爲十六才子周名毛原有不可得矣自周之季惡嫌畏偪自剪其類本根無庇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創魏唐初鑒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慤之心深長之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僭踰以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斂名遠勢藉光

晦明爲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若非已所知嗚呼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所及至裕陵以後又增爲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彥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藝稱三百年間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司牧守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嗚呼菁莪豐芑之積棠棣鄂華之盛

乃至此。而況有衍未艾者乎。了翁之論如
此。抑臣又讀明鄭曉同姓諸王傳序。明初
大啓宗封。錯布萬國。擇遴諸子。周匝三垂。
燕寧遼谷。代晉慶秦。肅九王。皆近塞下。城
郭富於曹滕。兵車雄于魯衛。莫不傅以元
侯。翊以宿將。若乃周楚齊潭魯蜀諸王。並
列內郡。亦皆秉鉞麾旄。部兵耀武。蓋斟酌
周漢。而衣食於縣官。寧有尾大之憂。懲創
宋唐。而綴旒于六國。必無坑沈之禍。迨其

弊也。盤石雖堅。髓幕莫解。建文數年間。雉
羅龍躍。利害相尋。靖難以後。矯枉鑒覆。益
篤因心。驕恣復萌。稍申裁抑。而齊谷不悛。
二叔不靖。自是以後。彝泉日嚴。一不律奪
祿。再不律奪兵。三奪爵。賢傳終老於梁園。
懿親絕踪于魏闕。今載屬籍者。王二等。將
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若未名未封。
疏庶人。罪庶人。蓋四萬有奇。至有共蓬而
居。分餅而饘。四旬而未婚。十年而不葬者

矣。嗟乎。驕溢則橫。困窮則濫。一也。而不爲之所。可乎。合二臣之言觀之。有宋教育之方。爲庶幾焉。明世諸藩富貴者多以驕淫失道亡。而貧者至無以自存。敬宗之意衰矣。臣於親九族條。已備言之。茲復竊申教之之義。以爲折驕萌之本云。

金豫王永成。明昌二年。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畧曰。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

永成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有驕色。自號樂善居士。

臣按永成。初以遊畋獵獲戾。詔書稱引經文。戒諭懇惻。晚年進德。服訓不驕。倘亦文士切磋之助乎。位在藩臣。高危是懼。三復經文。而不克保者。未之有也。

元太子眞金。初封燕王。世祖七年秋。受詔巡撫稱海。至冬還京。間謂諸王札剌忽及從官伯顏

等曰。吾屬適有玆暇。宜各悉乃心。愼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已。伯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爲欺罔。則後雖出善言。人終弗信。一爲盜竊。則事雖未覺。心常惴惴。若捕者將至。札剌忽曰。我祖有訓。長者梢。深者底。蓋言貴有終始。長必極其梢。深必究其底。不可中輟也。王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卽廢敗。吾觀孔子之語。卽與聖訓合也。

臣按眞金奉藩。與諸臣軍中。各言所志。能凜奉君父之訓。惟恐失墜。可謂孝矣。大心者驕之萌也。危之階也。眞金所謂孔子之語。其卽經意乎。

以土不驕

諸侯之孝

不溢

易節卦名。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程頤傳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

於外爲行。議謂商度求中節也。

六四。安節。亨。

程頤傳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于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無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强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强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李光曰。居近君之位。能以卑遜承上。安于臣節者也。

臣按澤之有水。滿則不容。君子觀于此。而知溢之不可也。故受之節。凡多寡之數。隆殺之度。莫不從而爲之制。而欲人之存於中。發於外者。無不商度計議。以求中乎自然之節。而德行立矣。此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九四爲近君之位。蓋諸侯之屬勢處疑偪。浸浸乎澤上之水矣。而能無

土溢之虞有就下自然之美與九五廿節之主相得益章夫安往而不亨然安節謂柔順從容一無勉強誰其足以當之意惟伊尹之弗居寵利文王之小心周公之赤鳥几几者與桓文寠寠祇奉王章不敢隕越而身自違之者多矣此即久假之而不能安者也諸葛亮云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又云不別治生以長尺寸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嗚呼此亦庶幾乎安之者與

書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慢也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臣按各守爾典即謹爾侯度也匪彝慆淫正與典常之道相反國家之敗靡不由之湯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者以此故願凡我造邦共戒之也伊訓所言三風十愆即匪彝慆淫之實故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詩。靜女。定之方中。篇名。其卒章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朱熹集傳曰。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

臣按塞。則朴實無僞。不長浮誇之習。淵。則謀慮深長。不快目前之安。立心如此。自然收斂振作。一時改觀。故其庶民也必勤。如鳧鷖桑田是也。其居身也必儉。如布衣帛冠是也。其制度興作必以禮。如建城市。營宮室。合於天時。協于王制是也。其收集散亡。卒致完富。豈偶然哉。

衛風。葛屨。篇名。

小序。葛屨。刺褊也。衛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篇名。

小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

禮也。

園有桃。篇名。

小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亡禮。故作是詩也。

唐風。蟋蟀。篇名。

小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從禮也。詩以刺晉僖公。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陳風。宛丘。篇名。

小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曹風。蜉蝣。篇名。

小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臣按唐魏之君。感陶唐虞夏之餘。思。雖復儉不中禮。而憂思深遠。猶斤斤不敢忘先世節以制度之意。亦所謂苦節不可貞者

也。陳幽之荒樂無度。曹昭之奢而廢法。則不節之嗟。其何咎矣。然而魏風始刺儉。後俱刺貪。至頽鼠而貪斯極。唐風始言好樂無荒。而山有樞。即刺昭公政荒民散。甚矣哉。儉勤之難終。而封靡之易長也。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

禮記。郊特牲。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鄭康成注曰。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舞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錫。音陽。

孔穎達疏曰。諸侯惟合軒縣。祭用時王牲。擊石磬。得舞大武。故詩曰。方將萬舞。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

臣按諸侯之禘莫甚于僭始也。諸侯僭天子。繼也。大夫僭諸侯。陪臣僭大夫。所謂不奪不厭者也。然自成王以天子禮樂康周公。僭端見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王室日

以陵遲至東遷而斯極矣齊桓晉文有翼戴天子之功而庭燎之百自桓始也隧之請自文始也終春秋之世諸侯之謹王度者無聞焉而周之不絕如綫矣禮曰君天下爲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言大權之不可下移而折亂萌之必自上也昔周之先王待諸侯可謂以禮矣畀之以土田分之以彝器錫之以鑾鼓錫予之以衮黼車馬恩澤厚矣上下有等貴賤

有章明徵別嫌尊無二上未賜弓矢不敢征也未賜斧鉞不敢殺也未賜圭瓚不敢不假鬯也五載一巡狩朝天子明堂之上有加地進律之賞有絀地削爵流討之罰其節制嚴矣惟其待之也至厚故諸侯莫不懷其德惟其限之也至嚴故諸侯莫不畏其威上下相安君臣交欣播爲詩歌然天子猶不忘戒之也則勖之以令儀令德嘆之以不敢不難言寵之不可恃而令之

不假易也。蓋所以防其覬覦。而杜其僭侈者。至于如此。惟周公懿親。有大勳勞。以殊禮禮之。不以爲偏。然亦所謂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者也。夫得臣如周公。可以過予。爲臣如周公。可以過受。而卒交失之。況非周公而予取。不其兩傷乎。夫以禮禁亂。猶以坊止水。以舊坊爲無用。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必有亂患。禮者。君之大柄也。欲絕諸侯僭端。尤在謹持太阿。勿授人柄哉。

春秋。春。公觀魚于棠。隱公五年。

胡安國傳曰。齊景公問于晏子。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

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神公祭鍾巫之神館于寫氏。被弒。之及乎。

特書觀魚。譏之也。

張氏曰。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無遑。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蓋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僖伯之匡諫。而遠從事于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道。春秋特書所以示人君當遵禮循法。以隱公為戒也。

臣按經云。制節謹度。鄭註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慎行禮法。謂之謹度。矢魚于棠。見公之縱欲。不自克以禮。故夫遊觀乃敗度之大者也。出不以王事。不以民事。而惟一已之欲是徇。不至于流連荒亡不止。則豈惟侯度之不恪。而傷財害民。有不可勝言者。此又費用無節之所自來也。國雖富。可立貧。可不戒哉。

初獻六羽　隱公五年。

左傳。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胡安國傳曰。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臣按天子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大爲之坊。以杜僭竊之端也。成王念周公勳勞而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以天子之禮樂康周公。而公之子孫。不能善承公之志。以辭王之寵

命。蓋交失之。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書初獻六羽。明其舊之失。以
冀其方來。推干羽之僭。以例其餘。然隱公
第以仲子別宮。不敢同羣廟。故降用六佾。
而羣廟之八者。如故也。且夫仲子。妾也。用
六羽猶以妾僭夫人也。後成風敬羸定姒
齊歸。皆以妾母禮如小君。由隱公之啓之
也。聖人書六羽。特以明用八之失。而未嘗
以用六於仲子之宮爲得也。終魯之世。凡

僭禮率皆無改。故聖人於魯郊廟書特書
焉。或以上。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
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以戒。而
書禘者二十一。皆於失禮之中。
從其甚者爲書。其餘不書者。蓋不勝書也。
楊子曰。天子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
僭莫重于祭。夫禮之失也。不于列國。而於周公
而於成康。僭之始也。不于列國。而於周公
之子孫。夫子所以重惜之也。

夏城中丘。隱公七年。

胡安國傳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汪克寬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三十一年築臺于郪。三十二年城小穀。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郚。哀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皆以春。此城中丘。九年城郎。桓五年城祝丘。莊三十二年築臺於薛。襄七年城費。十五年城

成郛。定十三年築蛇淵囿。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姬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以秋。是不時也。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鄆。九年城中城。襄十二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郛。城武城。定六年城中城。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城漆。皆以冬。脩城。得農隙之時。定公墮郈費。以弱私家。僖

公會齊桓存三亡國以興滅繼絕仲孫蔑會
晉定城成周以藩王室皆合于義而亦書之
臣按凡土功之興勞民費財無有紀極是
不能制節也諸侯國邑高卑廣狹皆有王
度城築之役必待天子之命詩曰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又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春秋之城築俱不稟王命且多踰制是不
能謹度也卒之民疲弗堪莫與共守其國
如春秋之書梁亡者可鑒是不能長守富
也然所謂城者毋論內外猶有設險守國
之意莒恃其隘而不修城郭君子亦以爲
譏若夫築臺築囿築館新延廄作南門之
類此爲害義之大者而亦無論時否矣夫
晉築虒祁之宮而石言於魏榆楚成章華
之臺而師潰于訾梁其足以逆神人而名
怨讁者至於如此而世猶不知戒也輓近
世諸侯之制無分土分民之責城築非時
之役蓋亦無有而宮室死圄峻宇雕墻之

盛。往往相競而未有已。功過於使鬼。方盡於勞人。不念高明之已瞰。不知歌哭之安在。此蓋寬饒之致嘆於傳舍。而姚坦之危言于血山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元年。

胡安國傳曰。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于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與。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

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臣按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今二國以祊近於魯。許鄰於鄭。相與假易。各便其私。是謂天子不復能巡狩矣。是謂六年五服一朝之制可廢矣。不謹度之大者也。又況易之不足。而重以璧乎。夫天子特異之賜。不敵一璧。兩國先君之寵。亦不敵一璧。夫豈以君親易吾璧也。則其徇利滅義。有不待爭奪篡亂。而知其極者矣。春秋于易田一事書之甚詳。隱六年。先書鄭人渝平。八年三月書歸祊。庚寅書入祊。至此終之以璧假焉。深誅其去仁義懷利。相交接也。嗟乎。夫利誠亂之始也。豈不信哉。

春正月。公狩于郎。桓公四年。

胡安國傳曰。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

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

按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蓋文王身爲西伯。庶邦諸侯之所取法。當待之以正。正者節度所在。不敢者制之謹之而不踰其幅也。古者諸侯田狩不過郊。皆擇山林蓊密之地。爲桑麻廬井所不及者。如魯狩大野。此其常所也。今乃違其常所。遠至于郎。春秋所以深譏之乎。黃憲曰。諸侯之田。凡以靖民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驅逆以示之武。蒐于

矣。彼諸侯者。當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于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臣按諸侯世國。是生而富者也。夫豈患貧所謂長守富者。欲其約已自奉。制用有節。不至奢而犯禮。而非徇于貨財。封殖無厭之謂也。利不可盡。欲不可長。貪以濟奢。而禍敗隨之。故夫欲富者。非守富者也。魯桓納焉知富之可懼者。乃不失富者也。魯桓納部鼎而寵賂章。慶以貪璧馬而輔車亡。鄧衛覬篡位之不問。而利其俘乎。開黷貨之門。啓爭奪之禍。非惟不義。亦不利矣。

秋。丹桓宮楹。非公二十有三年。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

非禮也。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莊公二十有四年。

左傳。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臣按丹楹刻桷。左傳以爲譏侈。公穀皆譏僭。于節度交失焉。且莊公志父之仇。而盛飾其宮。以誇示齊女。爲不孝之甚。御孫大惡之諫。微辭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成公二年。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爲炭。以瘞壙。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殉。重器備。葬器甲兵之備。椁有四阿。椁上旁飾。檜。上飾。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僭用王禮。

乙亥。葬宋文公。成公三年。

胡安國傳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
重器備君子謂葬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于
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
殺遲速爲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
安靖外無危難易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
後克襄事哉故知葬元樂舉之棄君于惡而
益其咎無疑矣

臣按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先王之明器所以斟酌於有知無知
之間而爲之節仁之至義之盡也宋襄公
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
而又實之故知以生之道待死者已失神
明之意而況窮奢極欲以奉無益之費而
僭天子之禮者乎夫厚葬其君親此非有
所不忍于死者而特以誇耀淫靡之俗上
累先人儉素之德既非所以繼志而卒以
啓將來丘隴不可知之禍亦非所以寧其

魂魄也。則其不孝之罪又豈獨以其奢而犯禮哉。

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猶徧也。）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音預。）焉。動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曰次。過再宿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嬉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哀公元年。）

臣按夫差志復父仇。廷立人。出入詢讓已。三年竟成其志。棲越於會稽之山。可謂孝矣。跡其所以禍亡。以得志後。不思先君之

儉德。內躭于逸樂。外競於會盟。暴師中原。疲民以逞。仇讎在邇。會莫之懼。以坐爲所乘。悲夫。人君以多難興。以無外患亡者。衆矣。故范文子以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杜預以爲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哲哉其言之也。

國語。晉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

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名叔向。使傅太子彪。

臣按悼公升臺之樂。以見士民之殷富也。人莫不若司馬侯之對。則以德義爲富也。人莫不知人則明。知己則昏。故往往以後人而復笑後人。若善其善以爲己行。惡其惡以爲已戒。斯可無日睫之譏。而物我異處。不至於更相笑矣。

楚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

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賢受寵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後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宴豆。材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騑卽鄭駟。騑子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富於容貌。都閑美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觀則美。縮取也。於財用則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

臣按靈王之所美者土木之崇高彫鏤也所悅目者觀大視後悅耳者金石匏竹昌大囂庶也猶可言也至臺成而所與共者富都那監也長鬣之士也亡人也逋逃者此尤非人情即以中主處之猶知其一無可樂矣而當時固藉之以爲耳目之娛亦獨何哉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臣按經言保社稷和人民左傳曰君人者社稷是主社稷因乎土地者也土地之大小廣狹有定制狡焉思啓封疆且非所以各守爾典而況日見侵削也土地非人民不守人民非政事不治政事所以和其人民者也貝玉具而貨賄彰則隳乃政事矣若韓子之求鄭環秦人之易趙璧懷之者幾於賈禍也且珠玉是寶則後肆是崇其他物稱是者又將無所不至也及身之殃

豈得免哉。

漢梁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二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于天子。出言警。入言蹕。

臣按梁園之盛。人多能道之。賓客亦多聞人。然皆工詞章。罕聞正道。不能輔王於誼。羊勝公孫詭。復以奇邪計行其間。而王竟以怙寵敗。矣故諸侯之於賓客。必其賢者。

孝王曰。招延四方豪傑。如其賢也。東死平臺。方諫諍之不暇。而後從遊爲樂乎。

濟南王康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欲游觀無節。國相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而今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

驕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鉅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遊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畜。節遊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敢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按何敞之諫。即援經文可謂明切。其陳奢侈之故。亦深中乎當世而爲言者與。大抵諸侯盈溢之禍有數端焉。與馬一也。珠玉二也。多蓄奴婢三也。廣置姬侍四也。庄田五也。多起內第六也。鷹犬遊獵七也。凡所以好殖貨財。要皆爲此。夫古者欲節儉守富。今也以奢侈之心求富。何其拙於用富也。

宋太祖餞衡陽王義季於武帳岡上。將行。勅諸

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饑色。上乃
謂曰。汝曹生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
識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于有
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儉
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率
此訓也。難其志操。畀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
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以播之于九服矣。

高祖思固本支。崇樹襁褓。後世遵守。迭據方
岳。及乎太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于衾衽者。
動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繫。早肆民上。非
善誨也。

臣按太祖于江夏衡陽南郡三王。皆有苦
言至戒。武帳岡之勅諸子。善哉乎。亦可謂
知難者與。夫少長豐佚者。不知稼穡艱難。
正使居約習儉。苦猶懼不克。而可遽列方
岳。早據民上乎。尋高祖起細微。既得大寶。
不忘隱約。其詔來世以儉者。可謂身先之

矣而五王之能率是訓者卒亦罕焉豈非崇樹禰祿者失與義季于五王中名能節儉蓄財省用然以酬酒終雖曰避禍其亦未聞夫衛武之戒矣

梁臨川王宏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于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惟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陀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與徑往屋刑宏恐上見其財貨顏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帝與陀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綿漆蜜紵蠟朱砂黃肩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

臣按史稱宏數以罪免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

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之道路。又宏都下有數千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觀史所稱如此。宏之貪淫不道。蓋亦罕有。而武帝始以洛口百萬之師委之。既復崇以台司任以政事。知其富溢。乃更坦懷。則所見者眞淺近而無深長之慮矣。且生活大可。不知緣何得之。非其夤緣苞苴。刻剝攘奪。爲怨府。爲禍門者乎。宏及身僅能自免。而子正德正則徙死。正德卒啓侯景之禍。以自及。宏貪後之招也。時有錢愚論譏宏甚切。噫。誠愚矣。

魏宗室權侔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囿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鼓吹連日夜。一食直錢

數萬。李崇富埒于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窓戶之上。玉鳳啣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晶鍾。馬瑙椀。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貨。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銀繒帛。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恠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哀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

唐滕王元嬰與蔣王惲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慚。

臣按經言不溢守富。輓近世諸侯王。皆欲聚斂致富。此政相反。蓋諸侯受命王朝。撫有一國。不患不富。惟其富之足患。故歐然

不欲少溢取禍。若不智者。獨患不富。以爲一富皆無足患。聚之不已。散之必速。徒所以甚其毒而降之禍也。夫諸侯用度。故有尺幅。車服有章。宮室高卑有制。媵御有數。臣僕有等。燕享有節。薦羞有品。弋獵有時。賞賚有宜。無珠玉之好。無聲樂之奉。無狗馬之娛。率循是道。以奉王章。以承先祀。長有是富。永永無極矣。惟其不循是道。侈心一萌。僭差日起。惟憂府庫之不給。窮窒之不充。于是恣意聚斂。貪冒不止。迨財帛饒溢。願欲彌多。其入之也。校計毫釐之間。其廢棄之也。豈惜丘山之積。而天道禍淫。鬼神斯害。思曩日之豪侈。願委身于匹夫。而豈可得哉。如高陽河間之禍。斯可爲鑒戒。必也裁損之方。當自上制。則高宗錢緡之賜。其諸張武之金與。

金。密國公。璹。世宗奉朝請四十年。日以講誦吟咏爲事。時時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

永功。璹父
越王。薨後。稍得出遊。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李汾。王飛伯。輩交善。初宣宗南遷。諸王宗室。顛沛奔走。璹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一帙不遺。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煮茗。盡出藏書。談大定明昌世宗章宗時。以來故事。終日不聽客去。樂而不厭也。

臣按璹之終始。可謂貴而能貧者與。當時俸入少而能安于淡素。是亦制節謹度之義世之嗜利苟得者。其初蓋託于俸入少。家口多。而始爲致富之計。其繼也爲無厭之求。于卒也。而并失之。君子所貴乎安節也。

以土不溢

卿大夫之孝

愛親

左傳公孫敖卒於齊齊人或爲孟氏（公孫敖之家。）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之堂阜（魯齊境上。）魯必取之從之（卞人魯卞邑大夫。）以告惠叔（敖之次子難也。）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文公十有五年。）

臣按公孫敖從莒氏女不復其國故卒於

齊其子惠叔請歸殯至期年尚未之許請之不已弗改毀容故曰猶毀至是立朝待命以示憐戚遂使其父得殯於寢可謂有愛親之心焉

國語楚語屈到子文嗜芰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屈到之子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屈建字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無也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以多少不羞進珍異不陳庶多也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臣按唐柳宗元非國語曰門內之禮恩掩義父子恩之至也而芰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芰於籩是固不爲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

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也。宋蘇軾復著論非柳宗元曰。甚矣子厚（宗元之字）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蔑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冠敬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尼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大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

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遂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

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草之中。爲不仁之甚也。蓋宗元據祭義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之言。而非屈建蘇軾又據曾子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之言。而非宗元同爲愛親之意。而軾之論深遠矣。

楚平王囚伍奢。而名其二子。告以免父死。奢曰。尚至。胥不至。尚之爲人廉。死節。慈仁而孝。聞名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而父。伍尚謂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歸死。伍尚遂歸。胥出奔吳。

臣按奢之二子。皆可謂孝子。使無胥也。尚亦不歸。使無尚也。而胥亦不奔矣。夫孝子之有深愛者。苟可以免其父。則捐其身勿恤也。有其歸之以幾免。有其奔之以爲報。斯兩無憾矣。

萬石君石奮。爲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乃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長子建爲郎中令。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近身之小衫。廁牏者。若今汙衫也。牏音投。自滌洒。洒音洗。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萬石君卒。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臣按石奮子弟。俱以馴行孝謹著稱。雖由父兄之教。亦其天性仁孝。有異乎常人也。

馮唐以孝著爲郎中。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景帝以唐爲楚相。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當治千里。不聞仁愛敎化。有以安全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臣按經言。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則雖以天子之尊。必無有可以專用刑殺爲威者也。自天子以至於郡縣吏。皆有爲民父母之責者也。民吾同胞也。與我同戴一大父母者也。由乾父坤母言之。民吾

民。無異屠戮吾子弟也。有屠戮子弟。而不得罪於父母者乎。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故酷吏未有不反中其身者也。陷於刑戮以爲父母憂。真不孝之大者也。屠伯有賢母。而長惡不悛。唐嚴武驕暴。而母憂爲官婢。故人一舉足。而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祭彤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而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

魯恭。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

馮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縣名。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宴。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名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縣。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

樊宏。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

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
饘粥。

鄧隲。母新野君寢病。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
后以閻隲弟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
名。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
許之。隲等既還鄉里。並居冢次。閭至孝。骨立有
聞當時。

陰興。永平元年。詔書稱其在家仁孝。有曾閔之
行。

丁鴻父綝。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
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陵陽上書讓
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拄纔經於冢廬而逃去。鴻
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鴻亡。封。與駿遍於
東海陽往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
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
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交不滅之基。
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嘆息。乃還就國。

臣按史臣論曰。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其

終悟而從義也。異夫狗名者焉。蓋鄧彪劉愷之讓其弟。其弟遂受之。是彪愷身欲美名。而陷弟不義也。鴻不遠而復。謂之忠愛。豈溢美哉。

郅惲。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後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王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閭閭樞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

臣按郅惲之說太子。舉古初。皆錫類之孝。亦謂愛其母。而施及於人者也。

廉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隨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

張穆。丹（范父）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葬。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

賈逵。薦陳國汝郁。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沒。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爲魯相。

臣按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涕泣。亦不食。母憐之。强爲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

班超爲人有志。不脩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

劉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待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

江革少喪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敢動搖自在輿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名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常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陳紀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哀

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勵風俗。

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惟。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贈遺。

延陵季子。

臣按吳祐之愛其父。愛之以德也。殺青寫書。未至于不義。而祐且諫。非至愛結心能如是乎。

趙咨。少孤。有孝行。州郡舉孝廉。並不就。大司農陳禪。舉咨至孝有道。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嘆。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

暴賢者。言畢。奔出。吞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

朱穆。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

復常。

樂恢。父親。恢父名。爲縣吏。得罪于令。收將殺之。恢

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即解

出親。

鄧彪。少勵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

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

臣按鄧彪之讓雖不合於禮之正經。蓋亦

探其父志而爲之者。猶不失愛親之意也。

韓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

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

虞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

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孔融。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

其孝。

魏司馬芝。少爲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

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

杜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

河東太守李敏惡公孫度所爲乃將家屬入於海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乱而遣妻嘗如居喪之禮不勝憂

數年而卒乱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

韓暨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尋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孫禮初喪亂時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主簿溫

恢恢嘉之。其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臣按禮之報台爲已厚矣。然以母故。則報台之厚。正念母之勤也。

徐庶從蜀先主。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楊洪恩涕款亮。愛公如家事。繼母至孝。

裴司空孟仁。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初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母之官。每得時物。輒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特爲減死一等。復使爲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令節冬而筍爲之出。得以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嘆。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爲至孝所感致。

太史慈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慈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其母。并致餉遺。融屯都

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欲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毋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倜儻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慈到平原說備。備遣精兵二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善汝有以報孔北海也。

臣按融愛慈而恤其母之窮。慈愛其母而赴融之急。蓋不敢惡于人之理。亦轉相及也。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陸景遜孫抗子。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爲祖母所養。及祖母亡。景爲之心喪三年。

晉李密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爾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少仕蜀爲郎。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

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臥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前太守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
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
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狗私情則告訴
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
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所苦尤極劉
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
祖母何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何以終餘年母孫
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

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
願乞終養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
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
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
臣按蜀志密嘗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汎
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矣爲
兄供養之日長益仁人孝子之言而父母
俱存者未必知其痛也
羊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玳甚謹等

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

郤詵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家。負土成墳。

荀顗性至孝。博學洽聞。理思周密。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

李熹宣帝辟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跡城以出。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

王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

山濤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加賜床帳茵

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
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
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山太常雖居諒闇情在難
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耶以濤爲吏部尚
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后崩遂扶輿還
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

臣按濤以至孝稱而奪情就職蓋亦習俗
使然不自知其非禮者也

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
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
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
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
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一人云止
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焉因得斛餘而歸
食而不減至時菫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
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
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歲方盡時

人嘉其至性感通。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三白鳩。巢其庭樹。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優詔許終色養。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

杖之流血。延徧泣床下。卜氏變面異。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州郡禮辟。貧供養不起。及母終後。廬於墓側。吳隱之年十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哳。及辭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酸菹

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范粲遷武威太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浪令遭母憂以至孝稱子喬年二歲時祖聲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視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視涕泣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

傅祗性至孝早知名母憂去職及葬母諮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

曹志魏陳思王植之孼子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植曰此保家之主也立以爲嗣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病篤

周嵓瓊之子領梓潼太守苻堅將楊安寇梓潼

虓固守涪城遣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
堅將朱肜邀而獲之虓降於安堅以爲尚書郎
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
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
兄郎任乎堅乃止虓乃密書於桓冲說賊姦計
大元二年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
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漸離豫讓
燕智之徵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世荷
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
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槌之從於太原虓
竟以病卒其子興迎致其喪詔曰虓厲志貞亮
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
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臣按虓以母故失節而其後箕踞不遜自
投虎口意其時老母已死也圖堅報晉自
托於漸離豫讓之儔可哀也已有子迎喪
國典甄贈雖未拔身亦克永世故有取焉

子彝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讐人黨以首祭

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

劉惔。少清遠。有奇標。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宴如也。

諸葛恢。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瑯琊王妃。常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於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斃面。復睹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臣按靚之制行。固有不可奪之志。要其痛深創鉅。無日可忘。非已甚也。

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

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

仲堪爲桓元所殺。子簡之載喪下都。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私率僮客。隨義軍。躡桓後。卒

報仇。

溫嶠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誠繫王室。謂嶠曰。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奉表勸進。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得歸葬。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荊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并土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

臣按嶠之失。不在於許琨以將命。而在於不亟反命也。使嶠哀祈以屢。則絕裾之痛。江左諸臣。宜無不諒而許之者。於時母未亡。而琨亦未見害也。何爲濡遲宿留乎。至於阻亂之後。老母已死。國恥私讐。并在一

身。固應誓殲逆寇。以慰聖善者也。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眞（犄字。性履深純。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勿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竟能宣力王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辰。赴國屯徼。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臣竊究犄於君親之際。先儒之論多異者。要其忠勤許國。亦足顯揚母氏。若終身以喪禮自處。縱未得反哀墓次。亦可無恤於人言已。

鄧攸。七歲喪父。等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

續咸。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

徐邈。遭父憂。邈先患疾。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

高崇文。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采蔬不爨。每致甘肥於母。撫弟以友愛稱。歷顯

位。封建昌伯。嵩少好學。除太常博士。父艱去職。
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嵩乃自繫廷尉訟寃。遂
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
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嵩求直
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

頴衆。父秘。交州刺史。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
以孝聞。秘卒。交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壽爲州
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嶠嶇六年。
乃還。秘舊菹吳興吳興故舊以衆經離寇難。共
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
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
曰。士光氣息纔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

謝尚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
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
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異之。時有
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仕進理王事。婚姻
繼百世。於理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

理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絶之痛痛之深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嗜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而守心不草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

劉毅初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于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在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固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鑾輿廻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

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寄于聖世。不許。

臣按毅以卽戎墨絰。事寧。表乞終制。其辭有可矜焉。若乃專肆很愎。以至於敗。昧終於立身之義焉。

孝經衍義卷八十